



977766

變雅堂文錄引

變雅堂集黃岡杜于皇先生著先生為前明遺老入嚴本

朝流寓金陵堅持高節當戊午鴻博之舉關中孫豹人亦

出而應召先生作書規之謂不可為兩截人何以能不

兩截曰忍癢何以忍癢曰思痛擬之明初始楊鐵崖以立

非他處士忽蛇忽龍者之可比也其文借題發揮總毋且

其故國舊君之痛有若高漸離擊筑荆卿和而歌者故斷

變雅名堂即以名集然而哀怨之中自成節奏洋洋洒洒

仍是雅音與促節么絃如鶻啼如蛩咽甚至罵諱笑侮徒

成愴父面目者迴別故不獨五言律推為大家即古文亦

不徒小樣矣今錄其文為一卷

同朝之錄編卷一 變雅堂文錄引



語音辨

生信錄

變雅堂文錄

黃岡杜濬于皇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

題白雲圖

不孝濬兩先大人。惟先嚴有遺像二幀。一大夫服一居士服。皆極肖濬。每一瞻拜。未嘗不流涕。而先慈生平獨以立嚴不肯見畫師。昔年嘗有善手閩人曾鯨。濬喜以白母且云。鯨老矣。寫照其宜也。先慈作色曰。安有婦人呈頭露面。與非親非眷之男子。注目熟視。而不知羞者。先王制禮。男女有別。何嘗云老者不在此例耶。且也子孫慈孝。雖無遺像。益甚思慕。如其不然。像復何俾。我亦知人家母氏皆有國朝文錄續編卷一變雅堂文錄一
像。我性乃不堪。獨無可也。蓋行年至八十。其持論猶如是。以此先慈遂無遺像。不孝濬每痛恨。當時何不自學寫真。則先慈至今有遺像矣。嘗於序戴生葭湄發之。今觀豁堂老人此圖。知吾壻葉桐初亦抱此恨。白雲如黃葉。其足止兒啼耶。爲泫然識此。不暇談空矣。

傳神至此千載生氣焉用畫師耶

讀書樓記

大凡天下之物有聲則有形形卽畫也六經子史百家之撰一氏之言真聲之爲書者卽形之爲畫善讀者無先後也是故古之人讀書必有圖圖其所讀之書俾夫讀者于書遇有疑滯一案圖而了然矣自古人讀書之法廢於是圖自爲圖而書自爲書無復相資發明之益而其見之彷彿者顧獨在於方書本草以及金元以來傳奇小說淫哇鄙俚之末技而先王先聖之法言與夫漢唐宋大儒之文章索然惟有訓詁音釋炳若丹青者闕如也雖其大指自不可沒然古人目擊道存之妙亦已亡矣夫雖然亡非一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變雅堂文錄

二

日之亡至今日而必曰惟圖之是務則必枝梧龕礦而莫得其要領徒貽白首勞如之謂未覩復古之效也吾意當斯時必得真學者出焉博極羣書才悟絕一世得其精意以觀其會通所見天下之物無非書天下之書無非畫畫可以爲圖而有餘地焉蓋非盡如古人之圖若幽風禹貢春秋會盟禮記制度周易物象之類卽乎其書而爲之而已也蓋舉凡古今藝成之士所畫山水人物花鳥宮室器玩之屬入乎其目莫非六經之註義及紛綸萬卷之光怪變現而讀下厯厯可思而不可言此其爲圖之功較古人更高焉畫者不知也惟讀者知之則當代讀書識字一人

而已周櫟園先生其人也先生既讀書而樂於是爲樓以臨之王內史所謂仰觀俯察茲樓不爲無助然諸從先生游暨先生羣弟子獲登茲樓者蓋寡雖復躡其梯級撫其欄檻退而罔然仍不識樓之所在或曰樓在中州當嵩岳百泉之間或曰在金陵登之可揖鍾山或曰豫章滕王閣之左近有此樓或曰嘗有人飲燕市突見此樓極壯麗額作學窠大字曰讀書明日訪之不可得或曰在閩入閩踰仙霞嶺則樓在望嘗有謀毀者不能遂若有物呵護之而或以爲樓之始基實在山東濰縣樓前喬木千章榎栴爲梁柱先生書策琴瑟干戈弓矢尙有留其上者今楊州江國朝文錄續編卷一 變雅堂文錄 又二

都亦有樓第寫其制而營之傳者蓋不一而吾獨以謂先生之樓無之而不在也蓋古今之書所載之理所載之事所漸訖之方域直之上下橫之四方不可爲限量其形而爲畫亦不可爲限量則其爲樓之所函蓋亦不可爲限量豈事於尋丈以爲高侈方幅以爲廣哉然後知看山讀書之句先生斷章取之而蘊義深遠矣是爲之記

先生文率多奇縱可愛玩而不可學者此文亦然真能讀書者固無處而非畫也

杜來閣記

泰州郭東四十五里爲姜堰鎮友人黃子天濤居之黃氏世有聞人如天濤尊先子眉房公暨從兄仙裳氏俱以詞學知名當世而天濤承之以絕異之才積學虛己求友析義一時聲譽翕然於是旣於宅後構秋嘉館爲讀書之室又登高而望於館之旁得異境焉則築臺結閣以供吟眺之適賓賓友之娛閣成會余來訪偕仙裳到門望見天濤立閣上臨視而笑亟趨下肅客入握手歡抃以爲竒越一日置酒閣上落其成余周視此閣高可五十尺廣二十尺憑檻而望多平疇遠水漁村樵舍時秋柳未落翳然夕照中頗有圖畫之趣北望髣髴見山影如髻螺卽州志所載蕭梁時仙翁王治飛昇處也南望江帆數點有無出沒於朝煙暮靄之間亦復曠觀須臾賓主酣暢相與樂其地之蕭遠與是閣之爲宜天濤則舉酒屬余曰惟先生有以名之。余方沉吟未出吻仙裳躍起曰夫是閣成而杜先生適至當名杜來閣耳。又他求乎。四座咸曰善。余卽踧踖不敢當其意而亦不能不以爲善也。天濤曰然則先生盍記之。余惟此閣之勝概與閣之所以名則旣具是矣。所欲言者獨吾之期許天濤所以傳此閣者其惟文章乎。夫文章之道必博極萬卷然後深必矜慎名節然後貴必審擇出處。

然後重此吾之所以爲天濤願而閣亦賴之傳歟彼淵明
之東籬子美之草堂文章傳之也而不盡於文章焦光之
蝸廬袁閔之土室其文辭不少概見然要爲得其意至於
幼安之水北伯鸞之廡下其文心益竒故皆傳焉此不可
爲世俗道也今天濤居是閣也望古遥集則慕此閣而來
者尙有當世第一流人若宣城沈眉生茂苑徐昭法婁東
王元達一旦褰裳戾止爲閣中不速之客天濤其拂席俟
之如余者混跡餬口鹿鹿塵沙中不及三君子遠矣杜之
來也糠粃在前耳何足以華此閣因記并及之時爲壬子
秋八月

國朝文錄

續

卷一

變推堂文錄

四

此則歸於雅馴矣雖出東坡手不過如是

重修隆福寺碑記

歲己亥夏五月余以太倉就王子周臣求舍館焉周臣曰是有隆福寺其住持僧鑒若名普滋者過去尊宿印初之孫也爲人謹潔而和不墜祖風蓋可以主之余旣至與處信然始余不過爲數日計旣而阻兵不得歸淹留至四閱月鑒若周旋無倦容則益與相好也余且行鑒若從容言曰此寺自吾祖殫力經營規樞粗具而至今尙未有記機緣實在先生敢以請余不能辭按寺初名報恩院叛自梁天監四年歷宋祥符重建更賜額爲隆福寺舊在州城內武陵橋北至元末而燬洪武間卽其廢址建鎮海衛而邑國朝文錄續編卷一變雅堂文錄五
人有孫徹者捨宅更爲今寺寺徙橋之西南時洪武十四年也嗣是以來二百餘年歷嘉靖隆慶寺日就傾嘗有碩僧修而復燬遺構莫支矣至崇禎元年邑之紳士始相與謀曰夫欲興古刹必得高僧此寺之香嚴禪室有出家習靜其中曰海正比丘者洵其人也吾儕第辦香迎之俾主方丈則寺之興也有日矣咸曰然海正者印初名也印初之爲人以道行服人以講律化俗以精白庀材以勇猛任事於是首修大殿高廣深靚頓易昔觀次構峻閣奉宋像觀世音次莊嚴三佛帝釋天王阿羅漢金像粲然以至山門廊廡寢廬危瀕皆新整嚴潔事在崇禎丁丑戊寅間無

何印初順世而其徒照珠其孫普滋猶能先後踵其事金繩覺路增潤無已普滋又善繼先志置寺前放生池若干頃識者以爲印初之教足以裕後於無窮也嗟乎印初如此向者吾友周臣亟稱之豈漫然哉余旣阻兵無狀而又因考此寺之蹟所由來久遠興於旣廢以知印初之能則亦不能無慨於中也蓋天下事不患無千萬人第患無一人此一人者誠得之雖千年之廢墜不難立振於一旦不得則雖有衆若符秦有粟如李密而嘗不免於蹉跌也豈所謂一人者獨浮屠氏往往有之而士類反無之歟又豈未嘗無其人而所用所養兩不相值歟抑非常之士如古國朝文錄續編卷一變雅堂文錄

六

之耕莘釣渭者必卓然自重而不肯同於下士之馳騖歟又豈行藏關乎興廢則天實主之而人顧莫可如何歟不然何以不印初若也乃歎而記之至其所置放生池尙未竟厥工方有待於居士長者須其成許續爲之記

此等文須就先生身世想之才有味

華亭縣主簿廳修復記

舉天下之事無論鉅細當其剝殘傾覆之餘思得其人以
興然或視之而莫爲或爲之而不成者有三患焉一曰聽
天一曰待後人一曰事不切己夫天不可易者也然爲其
事者聽之則不力後之人不可知者也待之則罔功事不
切己如古聖賢豪傑垂世立教濟人利物皆是也如必曰
切己則爲不切己則不爲則生民之道不幾於息乎故三
患具而事鮮成自然之理也然此特庸衆人之見蹈常襲
故猶遲遲是以爲患而不知又有賢智之患焉夫賢智之
患或才高而位卑或時移而物換浮沉寄託而無凝滯之
國朝文錄續編卷一 變雅堂文錄 七

心彼其視上棟下宇猶秦越人之肥瘠也豈以動其心哉
故史載阮籍求爲步兵校尉騎驢到官壞其廨舍使內外
相望兵厨酒盡拂衣徑去後之賢智舉動不必盡如是而
其所見則大抵不相遠矣此不可與庸衆人同日語而足
以爲率作興事之患曾未嘗少異然則彼剝殘傾覆之在
天地間復何所望耶惟吾友黃君辛子不然黃君之來主
華亭簿也向之簿舍經兵燹之餘掃地赤立此非孱力之
所能復必也天幸而黃君不聽天自漢以後無長子孫之
吏近更席不假煖後之人且迭至而黃君不待後人簿裁
而載設爲協運催解大抵終歲子子在廩在舟在燕官署

頗不切己而黃君不謂不切己一旦考圖按籍經始要終
舉昔之主簿於是邑若宋鄭茂陸屋所嘗構栖鸞堂風月
榭名目僅存者煥然復還舊觀人皆以爲難余以爲此庸
衆人之三患黃君非庸衆人破之宜爾惟是黃君以八閩
奇士用明經高第歷司理學博偃蹇以至是官則所謂賢
智浮沉之患黃君正其人也而亦力矯其習見之而必爲
爲之而必成豈不尤爲難哉余約畧論之前之三患求之
古人能反是者若申包胥可謂不聽天矣若虞允文可謂
不待後人矣若陳湯甘延壽可謂不辭不切己矣獨求能
反賢智之患如黃君者無有不得已而求其近似其惟柳
士師之不恭乎是不可以無記至於用財若干計工若干
爲時幾何固無俟余文

先生行文言中言外總別有義意非論世以知其人者
不解讀也此文以不聽天不待人不辭不切己之事而
目爲玩世不恭則尤難索解人矣

楊州石塔寺飯僧田碑

以王法治世以佛法輔之王法之所不及有果報以持其
後以佛法善世以王法主之佛法之所不及有刑賞以切
其躬此其用之相須者也王法曰是佛法亦曰是佛法曰
非王法亦曰非此其理之不易者也理至於不可易則一
言出而人心怙然不第賢智守之卽愚不肖欲違焉而不
可得使其執迷不返則究竟祇以其身干王法佛法之紀
而此不易之理自嘗伸於天地之間則亦可以懼而顧化
矣揚州之有石塔寺也以藏佛舍利其從來蓋久寺之有
雷塘飯僧田也前巡漕御史李公實始予之田經兵亂積
荒弗治寺僧開墾焉又上價於官如其田陞科於公如其
畝而貪人敗類猶從而生心於其間虞芮之訟屢瀆公府
雖虛謬之談往遭懲挫而有覲面目去而復來田以侵墜
者數年直至講僧夢了來住此寺始備列其事鳴於撫漕
都御史蔡公公大批其牘下郡縣釐正其田永遠歸寺而
論始定焉此其始末斷案歲時條目具有紀載歷歷可考
無俟余贅而余獨爲一深思之今夫以童子適市操數錢
以易一餌則人皆知其有而不可攘也何況以疆理之田
僧墾其荒而官收其直可謂最彰明較著矣吾意雖有躋
跽無所施其智儀秦無所置其喙矣卽奈何紛紛藉藉者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變雅堂文錄

九

將十年於茲必待蔡公一言而始定哉且夫蔡公之言則亦人人之言也余嘗周覽其詞一則曰田之與塘高低迥別復塘在於修閘而不在於廢田此以闢礙漕之借說者固人人能知人人能言者也一則曰即使官果欲廣塘亦必給其原價豈可託備賑之名以白攘其有且官長無能澤民而借濶於桑門之餘粒可鄙孰甚此其破備賑之穢局者亦人人能知人人能言者也然何以自人言之其效如彼自公言之其效如此哉蓋蔡公之言初不外於人人所能言而獨有以折服其心者在乎立於根本之地一言而撤去其蒙蔽勦絕其畔援曰僧民一體則得其平耳夫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變雅堂文集

十

人雖至愚豈有不知它人之田不可攘爲己有者而其倖心蠢蠢不媿不畏明知故作而莫知誰爲之者原其所以徒曰彼僧耳我民也被法不與人爭是可欺而劫取之劫取不遂將不已而今忽提其耳曰僧民一體期得其平其言又出於當世之大人君子素不佞佛者之口然後悚然如夢之始惺而狂之頓歇也然後知我之不得侵彼猶彼之不得侵我也繇今以往礙塘之說不得復形諸爾口吾民有田而人誣我以礙官可乎備賑之局不得復萌諸爾臆救荒有政而取盈於一家之田遂沒入之可乎此余所謂理之不可易一言出而人心帖然王法佛法於是乎一

致矣故嘗竊論古昔有毀佛如周武帝者非知佛者也又有崇佛如梁武帝者亦非知佛者也何也有其畸重以爲僧則必有其矯枉以縱民不知僧之卽民而一體之中自生分別相軋相傾豈有旣乎夫惟得其平迺相安於無事旣平矣而猶有不相安者衡平而低昂見然後刑罰果報自然不容已而聖人無心焉此帝王平治之大道而蔡公片言發之豈第區區一飯僧田攸賴以永永也余向以臺使者承乏兩淮與聞茲案所見與公不異而言簡意盡媿不公若也會僧夢了來請余文以勒石余謂田之興復從此堅固而不可動如佛舍利者其視蔡公此言矣他不悉

國朝文錄

續

卷一

變雅堂文錄

十一

載也於是乎書

僧民一體亦是佞佛家言然田爲僧開墾又僧上價則僧田而非民田矣況僧亦民也踐其土可不食其毛乎以一體斷之自是拔木塞源之論

送孫無言歸黃山序

新安孫子無言僑居廣陵有年矣一但忽徧告友生曰默且歸黃山於是諸友生之能言者多爲文以贈其行或言黃山奇秀而揚俗稠濁孫子歸去爲宜或言黃山雖勝而索處寂寞孫子性好友朋樂唱酬議論恐未必能堪或羨孫子而率其子弟修耕讀之業爲策之最得或慮孫子入山深窈將不可得而見有離別惘然之意或託物引類以形容黃山樹石之奇怪他日訪孫子必將留連其間孫子具以示杜子以爲何如杜子曰是其文詞工矣然而子之歸未可以爲實然也孫子曰然則余誑乎杜子曰非誑也國朝文錄續編卷一變雅堂文錄十一

而有說焉子不觀夫詩之所謂展轉反側乎今夫卧者以
求寐也寐焉則已矣而或不能寐於是展焉轉焉反且側
焉而卒不得寐也則其展轉反側也都無一是也人之於
世也求安甯也安甯則已矣而或不得安甯也則其所爲
亦無一是也當夫天下之平也士君子居鄉則具田園親
故之樂居外則有山水朋友之適久於家而倦則言出其
出也逍遙久於外而倦則言歸其歸也優游道路無虞行
李從容故出可以必出而歸可以必歸也是甘寢而熟寐
之類也及夫世之亂也居家者驚惶於兵燹則聚族而謀
一出居外者踉蹌於烽火則比耦而謀一歸不知他鄉吾

主情狀略相同。究竟欲出而徬徨有靡騁之嗟。欲歸而踟躕有靡至之悲。而又空乏於資斧。艱難於提挈。則其事將弗遂。而其行將弗成也。是展轉反側之類也。我知之久矣。然則孫子今日之言歸也。其竟能實然歟。其亦猶夫不寐者之展轉反側。而不容自己歟。且夫不寐者之始而不安於不寐也。故展轉反側以求寐也。使其知終不得寐。而展轉反側之無用。則盍姑擁衾焉。以須東方之昧爽可乎。又何以皇皇汲汲爲哉。孫子聞吾言而憮然曰。子之言將無然。

于皇之文。其識見高人萬倍。而筆足以達之。調足以起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變雅堂文錄

十三

之格。足以重之。故一篇出而作者盡廢也。原評

先生亦願歸而不得者。以己度人心。心相印他家何足。以知之宜。其一篇出而作者盡廢也。

鄧子哀詞

君姓鄧氏諱雲程字扶風黃岡人也狀貌瓌偉才氣縱橫
弱冠補邑諸生治舉子業宗先輩爲詩有健氣爽致兼負
武勇有膽智以報國自矢時李自成張獻忠二賊猖狂至
尊肝食而在事諸臣無一可仗居政府者尤下劣不堪君
大書榜其門明肆醜詆見者爲君危勸收門榜君笑曰是
斯方贖貨揀擇金珠無虛日奚暇殺我萬一殺我則是改
其常度未免好名國家之福也聞者皆笑之卒不收門榜
禍亦不及居無何賊逼黃郡游騎至外郭城中無糧無兵
守令惶懼亟召君計事君歎曰事至于此不但生聚教訓
國朝文錄續編卷一變雅堂文錄
爲隔世事并徵發科派亦無及且不可矣獨有不肖一軀
可塞餓虎之蹊耳誠願不愛死守令壯之而難共不敵握
君手意悽愴君揮手與別卽就儒衣結束持一鐵鞭重四
十斤長五尺許縋城而下獨當賊衝三晝夜賊不至相傳
賊謀戒賊城中有一偉丈夫力能扼虎善設伏出奇慎勿
近且稔空城無費重破之何益不如并力北向無使捷足
者先得之遂麾其衆去君得無恙然更怏怏恨未得一當
賊且若有隱憂者守令將以聞撫軍臺使者議題叙旌擗
君皆固辭明日語我曰不出兒所料蓋余在危城賊之情
形已踰度之矣閏三年甲申賊遂陷京師先帝徇社稷君

北望號吼。嘔血數升。有不欲生意。人謂君未沾一命。可不至此。噫。是豈知其然哉。夫先帝之失天下。與從來之失天下者不同。從來失天下者。或以昏庸。或以淫虐。或以驕奢。各有當失之道。而先帝延熹宗垂絕之緒。雖首除逆閹。而百度皆廢。從而苦心焦思。節節整頓。如器已斲。手扶正之。如水已覆。又別注之。而遭天不弔。約己菲薄。而財愈匱。下詔哀痛。而賊愈熾。蓋孤撐獨立。以至于十有七年。可謂艱業未半。而羣臣不肖。并力壺迹。相與亟起而亡之也。故嘗論先帝貴爲天子。而賦命之薄。若以下況於士類。猶劉蕡之不第。李廣之不侯。有足深悲者。未嘗享天下一日之樂。國朝文錄續編卷一夔雅堂文錄五

而以有道蒙亡國之名。千百之竒冤也。赫斯按劍。后主同殉。古今之至痛也。是以升遐之後。數年之間。人心未死。普天率土。如喪考妣。以余所知庠校名士。若太倉王元達。奔哭文廟。焚棄中衫。江都高生。自縊于廡下。而爲佛之徒。若僧顓愚。亦灑涕辭寮。不知所往。甚至深山窮谷。愚夫愚婦。有傷心之極。闔門不食而死者。何其竒也。迨又越數稔。向時寡廉鮮恥。且前且却。倖生觀望之輩。徐出而呈身。而後傑彙征。時務之外。一無所識。則風氣爲之一變。浸淫以逞。阿堯罵舜。訾讐顛倒。蓋無所不至。而以爲猶未也。則烏知其底止哉。宜君之不忍聞見。忽忽狂走。而寄死于洛南之

橫谿有子之愈。匍匐扶藪以歸。寔于某處。猥以僕與其先
人夙稱同志。爰自唐邑不遠數千里。再四寓書。旬僕一言
以不沒其親。僕其可以辭。乃爲之哀詞一章。以慰其魂。曰
維國恩之浩蕩兮。食其糈而若其訓者。垂三百年。何斯人
之但知有己兮。付祖禰于棄捐。物交物則化物兮。致本心
之蕩然。固宜君之忿忿兮。常斫地而問天。嗟天亦有古今
兮。謂正而彌顛。負登陴之雄概兮。失禦寇之長鞭。君是以
又忽忽狂走兮。蹈大河而弗還。諒在鬼而爲雄兮。魂魄毅
而誰憐。幸有子之克孝兮。不忍親之不傳。吾其敢愛一詞
兮。當桑梓寂寞之日。而不著其猶有一人焉。與韓祖沈眉
國朝文錄續編卷一 變雅堂文錄 六

王元

建吳

尾

諸君子兮

差元首而齊肩

於戲求孝子于忠臣

之門兮

道固美夫循環

天地間一句話我不說教誰說

自識

說者亦多但不盡如公話耳要以明史流賊傳序之言
爲定論

巡撫順天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潘公墓誌銘

崇禎十五年冬。居延失守。烽火達畿南。長驅河朔之間。天子震怒。果於用法。詰責邊大吏不少貸。於是欽差整飭薊州邊備。巡撫順天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潘公。與其同官溧陽馬公。同日以誅死。然其罪在可議。天下憐之。而於憐潘公也尤甚。公諱承圖。字君懷。直隸金壇縣人。中天啟七年鄉試。登崇禎元年進士。明年授戶部山西司主事。管大倉銀庫。轉浙江司員外。雲南司郎中。崇禎五年。陞歸德府知府。九年。陞山東按察司副使。遼餉道。降調回籍。丁父憂。十四年。服闋。起長蘆鹽運判。陞河南僉事。遵化監軍。道十五年。國朝文錄續編卷一變雅堂文錄七

年陞僉都御史。整飭薊州邊備。巡撫順天公爲人孝友。勤慎。彊直。廉幹。喜功名。慕古將相。大略爲諸生。高等。屢冠其曹。嘗讀故大司馬經略熊公廷弼按遼諸疏。草流涕歎息。語同學曰。熊公不世之才。而數奇取忌。遂以無成。士欲爲國立功。顧豈易耶。始官戶部。管太倉銀庫。則能釐剔弊。屏羶習。除陋規。尙書侍郎交口而稱其能。是時天子旣誅逆璫。委任士大夫。久之。顧視羣臣。徃徃無功效。罕稱上意。於是復稍稍用中官爲耳目。戶工二部。至設總理。太監張彝憲。攬權掣肘。驕倨陵士大夫。部中郎官爲之下。公獨不肯。必以正折之。在部再遷。章奏數十上。率關軍國大計。其

知歸德府。府故古睢陽郡。俗悍而囂。多著姓豪奴。號爲難治。公蒞其地。則能行法。施惠。斟酌寬猛。柔強懷弱。一府無留事。居無何。流寇犯商丘。守備喬宇定爲內應。引寇焚掠。及外郭。危城岌岌。公訣別家人。積薪署門。與夫人約曰。設有不測。卽舉火。與城俱亡耳。意氣激昂。直去不回。顧日夜乘陴固守。賊悉衆攻城。益急。四面烟焰漲天。文武吏相顧失色。莫知計所出。公舉止自若。禦備多方。懸金購死士。縋城下。砍賊斬首數百級。賊其愛婿。賊驚顧遁去。屬邑受其方略。率得無恙。論者以爲不以古今爲軒輊。卽公視巡遠流亞也。兵部上其功。值嚮者張夔憲借事釋憾。功以不叙。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曼雅堂文錄

七

默然去爲山東副使。治餉則能潔已急。公前後無與比。是歲邊警。公所轄地繫神京咽喉。漕渠孔道也。於是巡撫總戎俱提師入。援備兵使者以遷行人。咸爲公危之。卒能獨力拮据。屹爲保障。厥功不細矣。值巨璫盧維甯奉命總督。公再以持正與忤。功再不叙。且重銜之。拮據無所得。因截漕二十萬。私滯津門。非公所司者。借以難公。奉嚴旨督催。抵壩時。隆冬。寒重。冰固結。公有禱神開水之異。聲傳都下。貴臣嗟服。顧卒無解於降調。然公用是得還里。視其封公舍。殮維甯有力焉。其尤著績彪炳人所共稱者。在監遼化軍。迨化轄喜太兩路。最爲衝險。前三次失守。俱從此入。

公至則親歷口外相度險要凡山梁臺坡處處增修又創
爲據險設伏之議奉旨九邊悉著依議行一歲之中聯絡
聲援拊循什伍綏緝譁兵誅鋤巨慝於是威名大振雖督
撫資其成畫天子嘉之益念其前此數歷危疆全城捍寇
功效非妄繇是繇監司擢拜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公材則
致然也顧廼八月受事十一月薊州典死何哉當時公論
謂在事日月無如公之最淺餉匱兵單無如公之最窘夫
額兵缺伍過半月餉壓欠經年公以懷綬未煖之官值呼
庚不應之際處羣情積玩之中馭鞭長莫及之勢設身處
地實在至難是一據也公回話一疏言馬松兩路分隸薊
國朝文錄續編卷一變雅堂文錄九

道界嶺報警臣率師東禦道臣鞠思讓私調尖夜聽點擅
令戍兵分班尖夜撤則哨探誤而烽火失傳戍兵撤則臺
牆虛而關堡失守臣雖欲堵之口外亦不能及又思讓誤
用教官高登庸攝薊州匪奸內應以致辰攻酉剋而臣所
領將吏兵餉種種可以痛哭雖韓范在軍亦無如何債事
有人代爲受過是亦一據也不知邊事之不可爲久矣曩
考萬曆初年大學士張居正當國慎擇本兵妙選戶部當
時戶書兵書皆老成久任而九邊文武大帥張公莫不嘗
試擠掇而知其材知之審矣則調和其間使內外一體故
呼應無有不捷而推委有所不可邊陲卧鼓有繇然也自

張公旣歿。閣臣之局屢變。而戶兵二卿因之。邊帥又因之。始之閣臣一變而爲謹愿。蓋避前人攬權之名。而席其強盛之實。雖拱手無爲。天下未至驟裂。其時戶兵二卿多閣臣之所厚。號臚仕顯官。以體統軋邊帥。而邊帥亦尊富自將。置武備不甚講。是壞之基也。繼之閣臣再變而爲險僞。快意讎主。張巢穴。曾不知無事之不可長。而前人之積有時而盡。其時戶兵二卿多閣臣之所私。爲捷徑要津。以喜怒遇邊帥。而邊帥救過不遑。嗜進不已。闕冗可以爲賢。覆敗可以爲功。是壞之成也。繼之閣臣三變而爲貪愚。金幣惟恐其不多。恩蔭惟恐其不廣。交結惟恐其不固。欺蔽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變雅堂文錄

十一

惟恐其不深。亂盈天下。而取快咫尺。無定朋黨。以向背爲朋黨。無定恩怨。以利害爲恩怨。其時戶兵二卿特閣臣之所用。爲外府替人。以緩急難。邊帥無事。則以爲谿壑。有事則以爲犧牲。甚至歸騎飽颺。邊臣糜爛。而內閣方以廟算論功。晉官受賞。嘻可謂鮮恥者矣。嘗竊論之。政府言路。以封疆危異。已勢必幸其俱敗。大農中樞視履。官如傳舍。事必無有一成。豈不痛哉。大壞至此。一時所爲。督若撫。直往而承罪耳。無可爲也。夫國家天子待邊。三面隣敵。故燕京門庭也。遼瀋藩蔽也。試問自方隅發難以來。整頓殘遼。精思強力。有如熊廷弼者乎。而奸人擊之。惟恐不遂。至於殘

疆再壞復問前人則收拾愈難參以庸工則指麾不一巨
猾庸卿扞格於事中逆黨小人乘機於局外必使勞臣遠
朽藩蔽全隳而寇日益深事日益急今之視昔又相懸萬
萬也夫公材之不及熊公至明也門庭之難於藩蔽至明
也在廷之伎倆愈竒至明也兵餉之虛無益甚至明也徒
使聖明孤立於上邊臣束手於外此時惟倖敵之不來耳
來則雖韓白不能支而區區抱恨於一鞠思讓乎於戲是
可悲也已當薊城既破公以力保邊陽故不卽死旣而欲
帥死士尾擊收桑榆之功不勝則陷陣以明臣志部署已
定關臣某丙夜聞之遽以片紙止之曰毋邀功生事靜聽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癸雅堂文錄

三

吾處分可也隨則因以爲公罪而某意實主縱於戲是可
悲也已初公與馬公成名生同庚居同里爲諸生游最驩
子女聯姻戚及成進士同年擢都御史同官且同制至是
得罪同事臨命同日識者以爲前定云公生於萬曆某年
終於崇禎某年享年五十曾祖某云云祖某云云考某云
云妣某氏云云一弟篤愛用承父志永園其從弟也愛之
無異同產通藉十六年無改儒素或尤其過儉輒曰凡人
不儉則不能廉不廉則不能無所繫而身家之累重邁還
之氣短矣其自勵有爲如此其撫薊有疏草一卷藏於家
娶莊氏云云子一櫬女三長適某次適某三適某遺命禱

葬延陵先人墓側而述其行狀者弟永圖也。方公被逮京師，獨永圖不辭險難，相從朝夕，公臨難神色毅然，執永圖之手而歎曰：「若知吾恨乎？吾受命撫勸承前人之敝，不獲稍假歲時，略効展布，使亂得逞，恨一吾非畏死者疇昔兩忤璫不死，日者欲陷陣死不得，而乃今死，恨二。吾死後邊吏益不可爲，邊事益不可問，恨三。雖然，吾生平行事，弟熟知之，異日倘邀名筆不棄，卽汝兄不死矣。」至是卜葬得崇禎十七年月日，永圖率其孤楸捧書幣涕泣稽顙，來請於黃岡杜濬曰：「以圖與君一日之雅，敢以吾伯氏墓石煩君濬答拜而辭曰：『若兄官三品尊位，當世公卿宜有言。濬賤國朝文錄』」

編補卷一 變雅堂文錄

三

敢執筆乎？永圖曰：「不然，凡吾兄之所以圖不朽者，文章耳。公卿未必不朽也，君何辭焉？濬旣聽其言，而又重有感於邊廷之故，適爲志而降一等銘之曰：材可以有爲，而有必不能爲，嗟乎！可以論其時，勇足以致死，而有非所望之，死嗟乎！誰爲察其理，爲天爲人兮，恤躬不叩，樹老劍鳴，孤臣之鄉。」

文馳驟激宕如千軍萬馬卒歸一線天下奇才也

原評

顧黃公集中有此傳用意相同而文又是一格

瘞老僕骨誌銘

老僕胡義勤小名盡兒先兄方朔乳媪之子也父某世爲黃岡黃禾村農夫後服役吾家母依夫姓人稱之胡媪胡媪乳先兄八歲而生義勤余時七歲偕先兄往視之蔚中怪其深目而高穎其色驚然試以手摩弄先兄擊護之推去余手曰毋驚我乳媽兒及數歲能言短舌道字不明旣長猶然人以其操音如小兒兼舉動促率不類成人咸呼之爲老孩子年幾三十每跪受母撻宛轉地下呼譽作兒啼見者笑之然亦多其能孝順母也爲人樸實爲主人凡事先兄四十餘年不欺不怠生平魯笨不識字獨嘗竊聽國朝文錄續編卷一發雅堂文錄

重

一二忠孝節義古語輒堅守不知變通痛其父以震死遂終身不取婦曰天殄我矣一身尙多何以婦爲哉甲申乙酉間國破家毀余兄弟隨侍先君先夫人盡室居金陵僮奴十餘輩多挈妻子叛去走部落營伍竄入兵籍中不數日立馬主人門舉鞭指畫放言無忌以明得意甚者拔刀砍庭柱叫呼索酒食不得則恣意大罵極快暢然後馳去義勤嘗切齒其至如此一奴旣隸尺籍私來說義勤去義勤好謝曰人各有命爾命本當得意故一旦遭時自然奮發吾命薄與主人同願共守饑寒而已此奴亦頗慚其言自是不復來詈主人矣先兄末年自金陵以家歸黃岡義

勤適以他稽阻江外先兄之歿義勤逾年而後知則大
慟卽日皇遽從千里外奔故鄉哭先兄跳擲號吼嘔血數
升遂得喘嗽疾因寄食養病于先兄之壻曹氏家居一年
病少間曹氏稍役使之義勤慨然歎曰吾聞忠良之臣不
事二姓僕猶臣也今曹氏雖吾主翁壻然其姓則曹是亦
二姓矣吾奈何遂事之五十老奴而仰面又一姓良足羞
也且吾未嘗受先主翁命事之尤無名于是復來金陵依
余則老病可憐耳聾益甚余旣素義其爲人且重念先兄
待之甚優命視管鑰而已以辛亥冬十一月隨余至松江
以壬子正月初八日死于余寓松江西門外之福菴得年
國朝文錄續編卷一 變雅堂文錄 三十四

五十五蓋生于萬曆之戊午也哀哉余旣爲市棺以斂
而其俗尙火葬友人張友鴻周宿來來視皆謂此僕旣無
妻子火葬爲宜如其言而瘞其骨于菴後數十武之隙地
予銘之曰

溺二姓之說失言主之時傷哉此僕遺骨猶凝
可與侯生集中諸老僕誌並讀而此僕尤似無瑕

茶三銘

吾之於茶也性命之交也性也有命命也有性也天有寒暑地有險易世有常變遇有順逆流坎之不齊饑飽之不等吾好茶不改其度清泉活火相依不舍計客中一切之費茶居其半有絕糧無絕茶也兼性耽香味惟在初烹旌槍一戰卽聽童子持去不知其亡矣一日友人過談邇年出關諸壯士走窮荒險惡水火不通言語道斷之地道喝欲死求馬溲不可得余始憫然媿許念向來暴殄之罪始不容贖自是始勉強啜再烹之茶舌本尋索亦覺津津有餘味因慨生平賦命奇薄與物無緣惟茶爲恩我負之不國朝文錄續編卷一變雅堂文錄

三

祥豈可使墮落汙穢中且余既有花塚矣耳目之玩孰如性命之交乎于是舉凡所用茶之敗葉必點簡收拾置之淨處每至歲終聚而封之謂之茶三磨石刻銘曰

石可泐交不絕

可與古人筆冢文冢同韻

與孫豹人書

豹人足下弟聞交淺不可以言深則交深者言深可也弟與豹人交垂三十年每憶得樹堂中之講摩寺園竹下之唱和可謂深矣此其道義相勉顛沛相扶當何如也日前偶從友人所見一紙羅列時髦姓名其中乃有豹人名心竊怪之夫人莫不幸而有不知己之知己莫幸而有知己之不知己今豹人不幸而有不知己之知己矣比時即欲作數行用相砥礪旋復已曰豹人安俟此哉彼其志見于憶昔之詩其行藏定于棄諸生之日曠日之誓吾信之久矣意其間有是也必且曰此言何爲至于我哉豈其以我

國朝文錄

編

卷一

變雅堂文錄

葉

爲不真而試我耶一人其豈則足以供彼之抵掌不待天下後世矣我其必不然如是則弟可以無言矣乃數日以來人言藉藉至謂豹人喜動顏色脂車秣馬惟恐後時弟雖不盡信而有不容已於言者然言而有作文字之意旁引出喻連篇累牘華有餘而誠不足借題市名蹈文士之惡習弟亦不爲也今所劾于豹人者質實淺近一言而已一言謂何曰毋作兩截人不作兩截人有道曰忍癢忍癢有道曰思痛至於思痛而當年匪石之心憺然在目雖欲負此心而有所不能矣且夫年在少壯則其作兩截人也後截猶長年在遲暮而作兩截人後截餘幾哉豹人勿云

非無此忱。無由自達也。向使豹人有危病廢疾。其終無有達之者耶。又勿云我第往而不爲。今有寡婦將行。語人曰。我往而不爲也。三尺之童。以爲欺我矣。夫子曰。匹夫不可奪志也。見義不爲無勇也。深願豹人堅匹夫之志。明見義之勇。毋爲若人所笑。則吾道幸甚。弟將再拜以賀。三十年古道相期。必如是。乃不相負耳。弟之言止於此。慎言其餘。足下試思之。

其後豹人入京。不願應試。應試而不願授官。授官而卒。不供職。其殆有感於此言。

白茅堂文錄引

白茅堂集。蘄州顧黃公先生著。先生負經世才。少時嘗作守令。兵制巡按募兵。水軍五策。及復經學議。至戊午。舉鴻博。老矣。竟以折臂不入試。其於文也。掃鍾譚。兼掃茅歸。嘗謂李獻吉勸人勿讀唐以後書。亦猶退之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云爾。原其意。蓋欲初學熟周秦兩漢之氣。不使後來文格。猶其聞見。豈真令人不覩唐以後之史。若集哉。其答張長人書也。謂近尙入家。但言起伏段落呼應爲工。而不知行文之自然。初非有意爲之也。神龍騰空。蜿蜒變化。不知其爲幾段也。而曰吾一段。伸一段。屈一段。若馭風若躡雲。有是理乎。自歸安鹿城之說出。後生淺學。折腰齟齬。而古文荒矣。其持論如此。故其行文。不立間架。不講腔拍。隨意伸縮。自行自止。時而嫵媚如六朝時。而古質如兩漢時。而雋傑廉悍如劍戟之相磨。時而粗服亂頭。如衣冠之不潔。蓋破八家之籬藩。而仍以王李爲歸宿者。然王李摹倣字句。痕迹宛然。先生則滂沛于言。而神檢自貴。寥寥數語。而味蘊自深。隨手變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余友包大令慎伯論文。不喜搭架勢。起腔調。余嘗駁之。今觀此集。知國初已有此一種文字。然不立營伍。不用古兵法。惟李廣霍去病。能豈程不識。蘇建輩所能學步哉。今錄其尤者爲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白茅堂文錄引

一

二卷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白茅堂文錄引

二



白茅堂文錄卷一

蘄州顧景星黃公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

春秋論

天之將欲名大鹵而大原也聖人之教將欲衍乎四裔也則必先引而進之而徐而廣之也自有天地中夏無異於四裔波濤蒙茸之所宅鳥獸跡迹之所交其民崛起而巢處搏食而抔飲衣皮而葬薪忍親而娶同後聖人有作制爲城郭宮室冠裳簞屨五常十倫之教興焉日趨於文明寢廣其邊幅而後知天道之始終不僅於吾世而已也神農氏之有天下也地方九萬里無所謂中外之防三代而後斤斤焉然而有苗鬼方淮夷始皆狡焉以逞所謂引而進之今其地與民則皆中國也嘗武之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旣徠商頌曰惟汝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氏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牧誓曰暨庸蜀羌擊微盧彭濮人所謂引而進之其後夷盧微烝三亳阪尹則已列荒服而今其地與民皆中國也蓋徐而廣之也諸蠻戎狄錯於中國不始於春秋隱公二年春公會戎於潛秋盟於唐特見於春秋之書之始也聖人不以爲病也不病者何聖人知天道固然也晉惠公分吾離田秦穆公誘陸渾遷於伊川皆天之引而進之文公三年傳曰秦遂霸西戎徐而廣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白茅堂文錄

一

之也襄公四年傳曰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
請和莊子遂盟諸戎又天之引而進之貞王後陸渾蠻氏
大荔陰戎皆爲中國徐而廣之也故經書莊公二十三年
荆人來聘書僖公二十九年介葛盧來書文公九年楚子
使椒來聘書襄公十八年白狄來書襄公二十九年吳札
來聘書成公七年吳伐邾入州來書昭公五年徐人越人
伐吳書哀公十三年於越入吳皆引而進之乃至令列五
等與會盟不一書於是華露藍纓翩髮文身却冠林緇之
鄉被苦蒙棘豺狼狐狸之與居皆今之禮義文物之中華
矣皆徐而廣之也蓋天之欲名大鹵而大原也非欲四裔
亂聖人之教也明乎天道達乎春秋則自吾世而百世而
千世安知不如是而已也而徒曰仲尼嚴中外之防曷
亦未觀乎天道之始終而憬然於其故也

創論奇論實確論本此意以讀魏晉以下諸史豁然無
窒礙處而至今益恍然矣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白茅堂文錄

二

改月不改朔辨

仲默蔡氏曰三代雖正朔不同皆以寅月起數朝覲會同
頒歷則正朔行事至於紀月之會皆以寅爲首伊訓元祀
十有二月商建丑之正月也泰誓十有三年春周建子之
三月也改朔不改月數也其說似矣吾嘗疑之春秋魯史
也從子正未聞不改月數也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
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祀於祖謂建子之月明
堂位魯君以孟春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季夏
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謂建子之巳月左傳日至皆
正月孟子曰七八月之間旱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
梁成亦謂午未戌亥之月也其疑一也僖公三年經曰春
王正月不雨六月雨傳從而釋之曰自十一月至於五月
也是經紀子正而傳從寅正其疑二也僖五年冬晉人執
虞公傳曰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
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謡曰丙之辰云云其九月十
月之交乎丙子且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十二
月丙子晉滅虢遂襲虞執虞公史從子正而偃從寅正其
疑三也郊特牲季春出火鄭氏謂建辰之月十二月八蜡
鄭氏謂建亥之月一篇之中言時則夏言月則周其疑四
也易臨至於八月有凶先儒謂臨建丑月之卦爲貞觀建

酉月之卦爲悔故曰凶是亦夏正其疑五也詩七月流火
六月棲棲十月之交四月維夏六月徂暑春日遲遲卉木
萋萋鶉庚喈喈采芡祁祁維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畚
於皇來牟皆從寅正而蟋蟀小明又從子正所以知從子
正者蟋蟀在堂寅正九月候也曰歲聿云暮則知從子正
矣小明曰我征徂西至於芄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采蕭
穫菽二月建丑月也所以知建丑月者曰窮於次月窮於
紀星回於天數將幾始歲且更始故曰其除風將解凍故
曰方輿行役經年故曰載離寒暑過時不歸蕭菽至是始
采穫故曰歲聿云暮采蕭穫菽豈不懷歸畏此反覆在三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白茅堂文錄

四

百篇或從寅或從子其疑六也周禮仲春擊土鼓歌幽詩
以逆暑仲秋逆寒亦如之仲夏斬陰木仲冬斬陽木皆夏
正其疑七也然則云何旣而思之無容疑也傳以寅正釋
經者也非反經也農卜月令則自夏商至今者也季春出
火述農事也十二月蜡紀王制也雜記明堂位孟子紀王
制也周禮逆寒暑斬木述農事也三百篇或述農事或紀
王政者何也風人之辭不可以一定求者也春秋哀公十
四年春西狩獲麟春而狩者以夏正言也周正之春夏正
之冬也所以知爲夏正者左傳隱公五年臧僖伯曰春蒐
夏苗秋獮冬狩下文云古之制也故知從夏正之朔爲言

也春秋皆周子正而書狩獨從夏正者何也註所謂虞人
修其常職也建巳之月古以爲正陽之月幽王時六月雨
霜詩則曰正月繁霜以正陽之月曰正月者省文也蓋見
詩不可以一定求者也易臨八月有凶者諸解不一不足
詰也八者陰數也月者陰象也復之七日不必曰月之七
日則臨之八月不必曰歲之八月也至於周改朔改月數
並改四時之序昭然見於春秋無容疑議者也寅月又名
十三月尙書大傳曰夏以十三月爲正平旦爲朔蔡邕獨
斷亦云夏以十三月爲正漢人亦稱正月爲十三月陳寵
曰十一月陽氣萌諸生蕩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
氣上通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人以爲正
夏以爲春此又三代改四時之証也十三月者幽風所謂
三之日也商洛鼎銘曰惟十有四月幽風所謂四之日也
皆仍前夏正言之也當春秋時諸侯不皆用正朔不獨曲
沃莊伯而已惟魯以餼羊告故孔子有取於魯史舉而歸
之天王曰春句王正月明乎建子之月爲春爲王之正朔
也何休曰王者孰謂文王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杜
預曰元年春句王周正月杜言王周者以王歸周也董仲
舒曰王次春正次王仲舒之紆說也劉歆曰春秋於春三
月每書春王歆之誤解也王莽因立春王門莽之踵誤也

周建子者子月爲春則卯月爲夏午爲秋酉爲冬周人蓋以十二時之首爲十二月之首晝夜之交爲歲交日月之會爲歲會一陽始生爲歲生而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藏於季卽周易首乾坤而終未濟貞下起元之義也子水之王也而木生焉太陽生焉故爲春卯木之王也而火生焉少陽行焉故爲夏午火之王也而土生焉太陰生焉金生焉故爲秋酉金之王也而水生焉少陰行焉故爲冬冬之爲言終也夫萬物之終萬物之始也故曰原始反終原始反終者生生不息之義也於是五德互藏其用然而仲尼病其亂寒暑榮落之序故告顏淵行夏時惡乎不奉周朔

國朝文錄

續

卷一

白茅堂文錄

六

故取魯史書王正月王二月王三月者申明周月也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申明周時也而或謂仲尼以夏時冠周月諄之甚者也且夫伊訓元祀十二月云者安知非建子之月奉嗣王祗見奉王歸亳安知不以日至之月爲重也蓋三代以來皆重日至也秦誓十又三年春者又安知非建子之月其以十月紀歲首者秦制也漢至武帝始改以秦漢史証經又諄之甚者也蔡氏徒疑四時之序與君崩不改元之說而曲爲之辭後儒紛紛焉自生訟者也

此可謂明辨以哲矣尤妙在於周所以改時之故說得

最精最深

周平王論

周之營雒周公之智也蘇子瞻之論不然蘇子曰周公既葬成周而成王葬公於畢豈有意於遷者此言非也葬公於畢從文王也從文王者所以尊親周公也太公封於營丘死於周而葬焉故五世葬於周從太公也蘇子瞻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者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以形勢臨東諸侯晉齊雖強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此言又非也形勢東臨諸侯莫如秦秦子嬰之亡未嘗遷都也夫周衰自夷王始厲王奔彘淮夷寇之幽王死於驪山犬戎寇之未嘗遷都周之禍不因遷都明

國朝文錄

編續

卷一 白茅堂文錄

七

矣方是時周社稷不絕如綫平王之遷不得已也使平王不遷外逼於犬戎而內忌齊楚秦晉安知不爲幽厲續桓王伐鄭鄭射王中肩不因東遷而後敢射王也周衰王之可射久矣昭王去成康不遠楚人膠舟溺王豈有遷都之事乎蘇子曰魏惠王畏秦遷陳考烈王畏秦遷壽春皆不復振此言又非也是皆不振而後遷非遷而後不振也且春秋時諸侯或自遷或爲人遷許靈公逼於鄭請遷於楚楚遷之於葉復逼於楚請遷於晉許大夫不可而楚卒遷之於城父其後晉又遷之於容城當是時不遷得乎邢畏狄遷夷儀衛畏狄遷帝丘邢衛固不振也不遷而滅於狄

不如遷之以待諸侯之救者庶幾猶可復振也且夫古公
不嘗遷岐乎衛戴不嘗遷漕文公不嘗遷楚丘乎及文公
而衛又盛有革車三百乘國人爲作定之方中之詩衛不
必因再遷遂不振也蘇子曰古公逐草而居事無難者衛
則恃齊而存耳此言又非也古公棄其土地逐水草庶幾
免於亡焉耳使古公不遷必亡於狄雖難亦遷也衛文能
恃齊而存不能恃齊而不遷周平王雖遷諸侯不能背周
連戎秦襄公則以兵送王至於文公伐戎收周土地人民
獻於王而曰不如衛之有齊不亦過哉平王更二十四傳
東周始亡使平王不遷或再有驪山之禍吾恐愚狐陽人
不待赧王而遷矣蘇子又曰齊遷臨淄晉遷新田皆其盛
時自餘畏寇而遷俱未能振斯言也豈待蘇子知之彼不
得已而遷蓋以爲不復振不猶愈於卽亡乎隋都關中煬
帝遷雒亦盛時也不能不亡晉懷愍不遷都不能復存徽
欽不遷都復爲懷愍使宣和末卽南遷號召諸將安知其
不如紹興之有國而李綱輩死爭不過曰我能往寇亦能
往京師士女百萬不易搖動而不知大勢已去非一不遷
可守也綱等又不知出太子於外如晉元唐肅故事而謂
國勢在遷不遷不已惑乎吾故惜靖康之不及遷而哀平
王之遷其事勢有如此者嗚乎悲夫

此始因莊烈帝不南遷而發層層駁詰雋桀而廉悍矣

國朝文錄

續編

卷

一百一十一
白茅堂文錄

九

蔡邕論

王允既誅董卓，蔡邕動色悲歎，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傾漢室，邕爲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義，以忘大節，天誅有罪，反相痛傷，豈不共爲逆哉？」收付廷尉，人皆寃邕而罪允。以今觀之，王允斯言未爲過也。始邕以直言爲閔，侍所中，囚徒朔方，赭衣抱拳，全室流離，可謂難矣。及宥還，畏禍亡命吳會，十有二年，無意功名，而且以彈琴著書，終老牖下矣。使邕如梅福、長流江湖，豈不高哉？董卓擅權，辟署祭酒，補御史，遷尚書，不三日而周歷三臺，伊何爲者？卓蓋借邕致天下豪傑，不加望外之榮，無以市德，故舉之。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白茅堂文錄

十

髡鉗之餘，爵之卿貳之上，且邕有何功，遂封侯，食五百戶，祿五十萬，夫無故之利，聖人惡之。邕初議卓不可，受尙父之稱，而自當顯位，何也？今夫捕鳥者，擇其黠者以爲囿，穀米爲飼，瀝流而飲，凡所以慰囿，靡弗至也。筴而出於野，寘之叢薄之間，悲呼去聲，衆鳥至日暮，翩然投於羅者，衆矣。夫囿未始樂爲是也，而鳴致衆鳥，謂非囿罪不可也。邕卓之囿也，邕未始樂爲是也，而厚祿高位，將以風天下爲邕之類者，而邕甘心受之，謂非邕罪不可。桓帝召邕鼓琴，行次偃師，稱疾而返。卓每讎集，邕輒贊事鼓琴，後遂爲表薦。卓時卓已爲太尉，封鄆侯，進相國，廢少帝，放太后，傾逼入主。

邕謂宜益隆委任厚其爵賞。豈欲卓加九錫封安漢而後已哉。然則邕死不亦宜乎。

嚴正不刊中間一喻尤善

國朝文錄

卷一

白茅堂文錄

七

夫論何爲而作也書曰時維三公論道經邦孟子曰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此論之所由昉也由前而言之有德在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由後而言下位無輔不得志於世者之所爲也此論之所由別也論語而下莊列管韓新語昌言皆論也其以論名書如王充論衡王符潛夫論桓寬鹽鐵論徐幹中論桓譚新論杜篤明世論陳亮酌古論胡旦演聖論陳岳江鄰幾春秋論呂大中漢論孫甫唐論素卷積冊不獨一篇一章而已夫鏡往繩來援彼證此論家之法也然而古人往矣名實事功浮沉景響智者國朝文錄續卷一 白茅堂文錄

莫得盡之今夫閭巷比鄰朝暮所習一旦婦姑反顧兄弟閱牆其是非曲折不得以隔垣之人斷之至於百里內外親戚控訴信使往來其情實較難得也至於千里内外道路傳聞情實更難得矣况千載以上陳編所著從而吹毛求疵釐是矯非更立爲論豈不多事已哉雖然居嘗念之天地至久遠矣人生其間至噴續矣帝王將相百家九流生死成敗賢不肖吾得而數之何者生於其後也以後視昔如大椿之視蟪蛄期頤之視殤子則以今視後又如蟪蛄之視大椿殤子之視期頤而吾之生死成敗賢不肖又無所或遁以是言之論何傷乎僕生平不喜臧否亦不喜

入臧否人顧嘗作論百數篇先後各有所爲故其旨抵牾不一文踏駁不純元結之詩曰未能救世患諷諭以全意蓋不得志於世者之所爲耶惟其不得於時而庶幾以言外之旨求知於後世故視吾身爲期願爲大椿爲蟪蛄爲殤子蓋望於尙論者深也是集未成書姑名讀史集論

中段邇人之論後則奇情蔚起作論必各有所爲較魏叔子又進一格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白茅堂文錄

十三

半舫齋詩序

弟希真言詩三十年矣。吳下言詩者必推希真。始則峭舊
模畫須眉。鑿輔之間。而其致韻。繼乃肆駢吁。噓歎。唾而其
氣豪。今也疏宕含蓄。出入元和。大厯。而以開寶爲宗。放筆
攄情。其間有陸機之笑。唐衢之哭。劉四之好罵。鄭五之歇
後悲。而弗傷。讎而非晦。讀者困然思躍。然喜詩人之性情
於斯在矣。雖然。古人謂詩能窮人。豈必淵憲黔婁。啟期東
郭而後可言詩哉。蓋窮也者。研磨之謂也。慮以深。而周境
以困。而達處。靜約者。其天全。調甘苦者。其味雋。故必以直
爰明師爲法家。拂士斷錐。爛草爲徑。度輸槩。必如是。而後
國朝文錄續編卷一 白茅堂文錄 十四

動而逾出焉。窮而益工焉。仰鑽不得其高深。而望焉。未有
涯涘也。希真言詩不可謂不久。用志不可謂不深。天姿高
而學識博。而孤詣正。未艾也。處絲駒於高唐。徐更齊。調引
田連於海嶠。乃變琴心。希真其尙有進於斯乎。其尙有進
於斯乎。康熙戊午九月。兄景星雨中書於窺園之聽雨亭。
宏深肅括其味無窮。

和山堂詩序

楚人操詩政在正嘉間則李賓之繼則吳明卿又繼則袁石公鍾伯敬凡四變而賓之明卿爲正聲袁鍾而後亦節以下無譏焉今之稱詩者知石公伯敬之偏枯亦卒莫能如賓之明卿之寬厚豈真時代上下使然哉讀書不多用心不若無明師勝友覺礪鍼砭唐突風雅利害茫然以此妄冀立名夫何可得蓋詩貴辨體體辨而後辭工辭工而後體由我出古之作者部居離立車異軌同及其天倪動合妙處不傳如瀉鹽入水鹹澹焉分聽風撼箏宮羽若一自非神明精究細晰毫毛因合求離於離知合其於作者國朝文錄續編卷一白茅堂文錄

五

未易有當也而區區談目前之變角訟數君子之間豈不淺哉予以是求天下士數十年僅得而幾失之潛江朱晦仁名下士也逸山先生數爲余言今夏始相見讀其和山堂詩矜慎持擇如其人而磅薄濼濼沛乎有餘古詩自三謝以還近體則三羅而上皆能尋聲按節茹馥咀華朱子可謂篤志斯道者矣夫古今作者如林異同宜辨審能衡鐵炭之匹印權乙雀之輕重所謂辨體而後辭工能如是矣豈復區區鄉背於數君子間哉嗟乎湘沅放客辭雖近雜秦川公子情易悲秋又當問晦仁於行墨外焉歲丁巳大舍細入蓋合前兩篇之意而爲一已

金會公詩集序

金會公德嘉初舉鄉試讀其文異之既而金子投刺不值
投以詩老成頓挫因神往金子有年己未春始晤於京邸
其容温以眸其言謙以質詩擬開元天寶而文以韓柳爲
宗架雋外以己意行之文筆若此傳矣顧世尙未有名金
子者予於是爲金子獻者二焉夫詩文之理如天之生物
胚胎乎元氣達出乎句萌故筍必重籜仁必堅核莠以蕙
爲腴蕙系下而莠系上樞以斗爲躡仰者斗而俯者樞順
逆相承陰陽相生不如是則氣不固氣不固則物不成詩
文根於心必先固其氣固其氣必先實其裏裏枵而氣泄
國朝文錄續編卷一 白茅堂文錄 去

於物則爲胎夭爲早殤故多讀書以實裏寡著作以固氣
今之譎譎然者枵裏而洩氣者也其爲金子獻者一學問
之道循環終始生生不一原始要終所以存也有初鮮終
所以亡也日知所亡毋亡所能其道在勿驕名小起則小
驕名漸起則漸驕名大起則大驕己之學問未必進而詔
諛者日至焉過則不聞諫則不入居然自以爲是而不知
其卽於亡也是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疾沒世而名
不稱者疾乎名之蚤成也名蚤成者歿或沒焉名晚成者
久逾章焉是非時之曹好者能名之也今子毋倖而名不
倖而名幸勿驕今之名焉而驕者皆僅有初者也其爲金

子獻者二金子溫粹謙質有必傳之藝固其氣毋驕其志
金子其擇吾言乎

至理名言繹絡奔赴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白茅堂文錄

十七

張石虹集序

造化之用主散至人之用主合天高地下萬物散殊造化之用也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至人之用焉萬物之有性命雖造化不能一之亦不能并十人百人之氣力壽考於一人而至人合千萬億人之用於一心以爲神勇以爲智壽所謂心用也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詩文者心用之至神也嘗與張子石虹論心用曰凡物有質則滯於用惟心之用如風風無質者也視無形聽無聲颺菴葶之炁而搖蠶口之絲蓬颺號颿山嶽波濤地如匣棹及其細也嘶鑄欵孔吹萬雷同物不能自聲而風聲之此風之用也又國朝文錄續卷一白茅堂文錄 六

如火火無質者也托體而興焉星星熒熒陽爲蕭丘陰爲海燃燄原炎岡遇物而化其炆非炆也而熿非熿焉物不能自燭而火燭之此火之用也心之用如斯二者余觀石虹有心用者也心用者不滯於質故諭諸風火風有撫乎火有范乎以撫范言詩文是猶撫風而范火也撫風范火以語天下之至神吾與石虹不信也石虹之鄉以文名者宋前不槩見元豐元祐閒潘大臨大觀兄弟文集罕傳有明王夢澤廷陳最著夢澤孫孝廉子雲一耇敏捷狂簡名於時晚節甚高詩文遂披放潦倒斬在宋前亦不聞文士林斂修斂功兄弟在江西詩譜二十五人中斂功無思集

四卷高隱集七卷敏修蒙山集七卷今亦罕傳夫五行之
秀山川之蘊曠千年一人焉必其能合造化之不能合而
合之斯至神之用也吾讀石虹所撰古史同太極西銘皇
極啟明諸解楊椒山應山兩忠烈張江陵賀江夏諸傳論
修明史書皆善嗟乎文章先後火喪薪傳吾於石虹嘗以
休文遇王筠爲嘆梅川金會公德嘉才人之傑出者以余
言爲然然則石虹亦可以自信已矣康熙庚申秋

此先生自負之言予讀先生文洪纖老嫩隨物賦形如
火如風絕無樞筌知其心用之至神矣

湯次曾樂府和序

三百篇亡而樂府作樂府者三百篇之苗裔也制氏之音
亡而鏡歌鼓吹作鏡歌鼓吹者制氏之變音也故相和清
商雜謳魯比於風鏡吹比於雅郊廟比於頌代有遷移滯
裔溷雜亦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云爾六朝而後至於三唐
復稍稍變於是有太白子美長吉仲初文昌諸家古題新
意創於劉猛李餘新題諷諭盛於居易元稹至元楊廉夫
始爲詠古明李西涯祖述其意專成一家隨句法之長短
調鏗鏘於喉舌於時李獻吉亦擬其體作十餘章惟西涯

最富錢虞山遂謂有明一代第一當夫成弘正嘉作者皆

國朝文錄續卷一 白茅堂文錄

三

有樂府大率樵范古辭衣冠備畧甚至濟南稱如胡寬之
營新豐竄易數字卽爲己有繁何爲者宜蒙窆之獨推西
涯也矣說者又謂樂府音律久失其傳必如西涯乃真樂
府信斯言也西涯樂府果從何而得之閻爾梅曰唐人近
體五七言多不中律惟王右丞爲能曉了此與蒙窆論西
涯無異夫十五國風多鞮人思嬪卽事贈答之言小雅士
大夫以及宮寺直寫怨諱之作豈一一按宮商而後爲之
耶太白不工攔捻而清平一調遂叶霓裳三奏子美未聽
宮商而贈花卿一絕卽入水調歌頭長吉諸作雲韶樂工
盡合弦篋據賀本傳賀之爲詩多不先立題目豈得先譜

聲邪以是知辭生於情聲生於辭初非以辭合聲而後謂之樂府也樂府之詩心可得知口弗能授博習既久油然乃生西涯既不泥古亦不從時叩酸擊壺取遠况邇和適瀏亮聽者忘疲是則西涯所長百餘年來嗣音亦少近則湯子次曾起而和之詞如其體章如其數典故注於題下議論非踵從前或操越易之音或鼓楊桴之缶可謂奇矣僕束髮學詩卽殫心樂府四紀以來僅四百餘首謬爲海內推許及讀次曾撰愴悅旬時聽海水則移情見華山斯拜下不洵然哉使蒙寮尙存不知何以目之後有儻者亦可焚君苗筆研矣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白茅堂文錄

三

予于詩境頗知道路惟樂府茫然讀此文恍惚遇之

送倪玉繩序

日猶熱也月猶滄也風猶是豪豪蕭蕭水猶是滔滔也時者山也方而下者跖也噬嗑者齒名便溺者二孔也無有異而至言市朝風尚輒曰彼時此時雖號賢有智之人不能無憂則何也噫可慨矣然而善觀變者於其時而善觀人者於其變崇禎十四年六月上繫蔡奔琛奔琛言去夏六月臣同邑諸生倪襄贊於庶士張溥之門歸語縣令丁煌言溥大有力立可禍福人溥結黨聲援陰握陛下黜陟之柄丁上震怒逮問煌煌服詔下襄獄是時溥已卒公論伸溥上乃用御史劉熙祚言取溥所著書覽而善之因遍國朝文錄續編卷一白茅堂文錄

閱溥諸弟子姓名襄適從獄上書有上廷鞫曰襄何罪且善文其赦襄襄感泣誓以死報襄帝既殉其社稷襄書生無可死徒步走留都禮部請試七省流寓貢生而襄以夏邑籍舉第五人爲選吏始襄裘馬交遊佳公子也聲名籍起爲名下士無何詔獄囚既出折節礪行期立功名報天子而今則寄食江湖與予別八年矣遇於虎林幾不識爲故人疑其黃冠也旣而相與太息字之曰玉繩君安往曰吾將挈妻子鹿門吳市終吾世焉計玉繩生平五變爲佳公子爲名士爲詔獄囚爲選吏今布衣長往其不盡時之變之與其時之變之與比者海波飛立颶風吹山作平地

大江自浪搖天九首四翼三足之怪出沒君慎無往上虞
君之故鄉重巒遂壑可以觀草樹之蕃落閱候物之遷化
悒陰陽之消長蚤息而晏起飽食而安洩毋登東山弔謝
傳毋陟覆卮悲康樂毋南望大海想徐福之神仙毋西眺
會稽思句踐之甲楯吾聞鳳鳴玉京之洞真仙往來雲鬢
雪肌晨肇栢碩所未遇子其往焉吾與子之故人吳公超
在日寒月熱風絕海竭縮鱗弭鬣毋爲豫且得於是舉酒
三歌以送之

奇文出韓昌黎柳子厚手不過如是要皆從離騷九歌
出而變其面貌者也

蘇州府修勅封東嶽天齊威靈大帝行宮序

四海之內有五嶽泰山之岱宗爲首泰之爲言大也宗者何以其爲生物之宗也出風雨見怪物不崇朝而雨天下泰山之功德最大古帝王封禪之典尤隆雖然予嘗論之泰山之在兩大其神最貴其脉上帝如公侯之於天子故曰五嶽視三公而今稱帝其失始於唐濫於宋旣曰岱嶽帝君矣而又曰青帝是以五帝之一爲其神矣且夫帝一而已青赤黃白黑五者以所御之時與方位言之如月令天子四時異服旂也天文有天皇大帝有五帝座如天子御政之所各有座非曰有五帝也鄭玄因五帝疑有六帝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白茅堂文錄

三

然則北斗主秦楚梁吳趙燕齊五車亦主楚秦燕趙斗牛又主之十二諸侯又主之謂有數秦楚燕趙可乎威靈仰赤熒怒諸名者讖緯不經之譚今稱東嶽威靈又若以名爲謚矣齊人始作八祠一曰天主祀天齊之淵水二曰地主祀泰山之梁父齊記曰天齊泉在臨淄泰山與天齊皆指其立祀之地今稱東嶽天齊又以天齊卽泰山矣西陽襍俎云今天帝張騎白鵠上前天帝劉騎白龍下遂爲嶽神說尤褻不足道洪武三年六月壬戌詔曰五嶽之神人所莫測職必爰於皇天后土予懼不敢效前代封爵特稱某嶽之神禁僧道設醮奏章上表投拜青詞永爲今後嗣

遣官醮祭仍多俗稱非神所樂受也吳郡有神洪武初建
兵火後幾廢矣廢則烏乎可記曰有共舉之莫敢廢也况
泰山之祠祝釐禱禳之所依而小說所傳父老相述亦足
蠶細民之非心而鼓鐸以從於善里中長者醵而修之而
予遂亦樂道之惟述謚號之譌以告遵祖制崇貴神也
持論最正足補吳文正公廟碑之缺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白茅堂文錄

三五

白茅堂文錄卷二

新州顧景星黃公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

休甯縣漢前將軍漢壽亭侯廟碑

地之在禹貢九州之內者曰漢何昉乎昉於漢有天下五帝之時皆曰夏禹繼舜改虞曰夏自漢遂不曰夏而曰漢漢之名至今著也漢戡秦亂驅除開闢東并朝鮮西收甘涼南下交趾珠厓北服朔方幕南郡縣其部落衣冠其旃毳以至車師大宛昆明龜茲之屬莫不臣妾獸而鳥言之區梯航重譯之域環而內望號曰天漢其制作之盛人物之美恩澤之久入人之心至深且遠也王莽以安漢公篡

國朝文錄

續

卷二

白茅堂文錄

一

天下無有逆其詐者而又孔光劉歆之徒委蛇而爲之用及篡弒旣成海內始泠然明其故故世祖無一成之旅起於南陽曹操以天假之雄挾天子威令爲登高順風之呼天下又無有逆其詐者孔融荀彧之賢皆爲之用及篡弒旣成海內始泠然明曹氏父子之奸而哀蜀主故蜀雖亡國人思而祀之并其臣自諸葛亮下死事定國者皆立祠迨晉中葉神州陸沈於是思漢之心益切豪傑盜竊名號以有國劉淵自托爲漢追尊蜀主爲孝懷皇帝李雄據三川國號成至壽以蜀人思漢更號曰漢劉裕稱漢楚元王後歷八世六十年後又六百餘年劉嵩起於沙沱自謂漢

齋天下憐而信之亦歷七世三十五年劉巖稱漢於嶺南亦歷四世五十四年豈惟是也其他盜賊如邯鄲王郤安

定盧芳僞燕公孫淵晉義陽張昌隋河東劉武周唐潯南

劉黑闥盛州劉夔蜀王建五代史王建改元天漢國號漢金宣宗時交州

郝定元太祖時錦州張致順帝末沔陽陳友諒國朝成化

時鄖陽劉通其篡弒則若劉棻時斬準梁侯景唐朱泚皆

詭稱漢以煽動天下何者漢之功名由來著也地在九州

之內曰漢地人曰漢人稱之至今不改不基盛哉予讀史

陳壽不與蜀統及爲蘇則傳云則聞魏代漢發服痛哭文

帝問之則鬚髯戟張正論以對此又壽之微辭與蜀也逮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二

白茅堂文錄

二

夫習鑿齒出而蜀統明朱熹綱目成而論始定元中統初

有郝經者亦著書以蜀繼正統自謂奮昭烈之幽光揭孔

明之盛心嗟乎元之去漢千餘年於漢無涉也而其臣低

回感嘆不能已而其言有如此者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

所以直道而行也不其然與當昭烈時曹操有中土孫權

據江東蜀辟西南獠蠻雜處獨諸葛亮蔣琬數人枝梧其

間其號爲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則關張是關張落人才

匱日暮途遠收之桑榆雖一武侯何益其不得不令人哀

而思也悲夫是時關侯死事尤烈故至今祀在張右自帝

王至匹夫婦穉皆尊且親之久而彌神若可呼籲亦人心

爲之未必鬼神之情狀然也嗟乎可謂極盛已祀之盛者
唐贈太尉張巡宋封鄂忠武王岳飛二公者人皆以思唐
宋之心祀之然皆不得與侯比肩侯祀像在天下不可數
算卽一邑不知其幾邑與里亦不知其幾歲乙酉休甯縣
廟成縣紳士以大尹西川何公意索景星記因記之且告
之額曰漢前將軍漢壽亭侯之廟從漢爵也神志也不書
姓者神千古無兩也嗟乎漢亡已千年而地曰漢地人曰
漢人然則吾世猶漢也猶漢也則其思而祀之也不亦宜
乎漢謚壯繆爲法受屈也不書廟之年月出貨力者姓名
例得書碑陰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二

白茅堂文錄

三

從一漢字洗刷可謂生面別開

分守道徐公賑濟記

皇帝卽位之九年庚戌特命山東布政徐惺分守武漢黃
三郡始公以進士典中書爲 世祖章皇帝侍從多所

獻替擢都諫條上天下大計剴切明直衆知山左號清剛
第一有司望風懼讐而公威而不猛周索民隱如恐不及
歲辛亥春葦車按楚駐於蘄夏大旱赤地千里扶病籲禱
遠近流允洵洵神仲於時倉稟虛耗一切荒政久廢不講
心熱形頓思所以拯之者百計廉無僿石悉席衣禱易米
太夫人宋夫人李盡出簪珥佐之募義者繼踵乃爲粥於
路在郭者三遠鄉各占聚落檄所部如之自冬徂春活饑
民不可算數庚癸息呼於營壘老弱免死於溝壑抄盜不
作境內晏然公之德可謂厚矣冬大雨雪單騎入山衣不
暇燂日不再食所至饑民擁馬足炊烟粥香隨馬而起除
夕尙在窮山夜漏三鼓馳歸望 闕行禮畢復馳赴元夜
太夫人遣吏寄語曰勉之毋以省我歸也公有弟悰有子
名貽皆申太夫人語如前其家學如此十八日乙丑雷電
雨雪平地深二尺公在石人山有老人三五貿貿然來公
曰嗟父老苦寒可就粥曰否欲粟乎曰否民年八九十矣
經兵凶可屈指未見官府入山賑饑欲瞻公何等面貌耳
民又聞公在山東立老老幼幼二社每出羣兒數十百跳

趕前後此送彼迎數十里不絕其老登百歲者至十數
或扶杖請馬頭擎笑曰敬貽使君出握中果歟膚核皆
熟公忻然受之蓋天性誠愛視民如父兄於子弟如骨於
肉宜其煦嫗親附有如此者公之活民也無汲黯之矯制
有孔光之稱旨人臣不當如是乎方公入賀萬壽饑民
攀留不可得炷薰爲香擁蔽道路郡人貌像拜祝如山東
共刻石以頌而景星爲之記復俾歌吟傳於無窮

奕奕楚甸湯湯江漢洪跨礪礪維南屏翰華路暨啓兵韞
甫息發射抗敵喁喁戢戢燬毀饑饉千支相循雨穀於野
句已火行旱之蟲蟲公來自東雲之容容露我菅蓬藿拳
未紫旰枕雪谷公之來思烟生鼻足出溝登衽被骨以肉
兒不宵啼野無行哭鞠我烝黎恩若含飴帝力廣大公
功懋茲楚甸奕奕江漢湯湯德音不忘保艾永臧

中一段寫得筆歌墨舞從漢書劉寵傳化出

孝義社記

有。名。古。而。義。非。者。今。之。社。其。一。也。社。今。釀。飲。而。已。矣。唐。人。始。作。詩。社。自。杜。司。戶。審。言。始。今。廬。陵。之。西。原。有。詩。人。堂。云。宋。元。踵。而。行。之。遂。有。禪。社。茶。社。鞠。蹴。葉。子。博。籥。唱。說。手。搏。梳。荆。吟。叶。諸。社。社。之。名。義。遂。濫。而。莫。濫。於。明。末。之。制。藝。社。居。恒。論。之。社。之。善。者。如。淳。熙。初。朱。文。公。之。社。倉。社。學。河。北。之。鉏。社。元。前。至。元。之。首。藉。社。明。洪。武。初。之。里。社。正。德。時。丘。文。莊。之。家。社。嘉。靖。時。先。中。和。邠。州。之。義。毅。社。此。治。時。之。社。熙。甯。初。京。東。之。弓。箭。社。建。炎。中。兩。河。之。忠。義。社。崇。禎。中。陳。士。業。之。守。望。社。此。亂。世。之。社。皆。有。益。於。國。家。與。其。合。少。年。國。朝。文。錄。續。卷。二。白。茅。堂。文。錄。六

佻。達。治。學。業。無。用。之。學。談。仕。宦。熱。中。之。事。失。德。起。於。乾。餓。憂。患。不。相。銜。恤。則。何。如。老。死。不。往。來。之。爲。愈。矣。邇。者。武。昌。陽。邏。鎮。亂。後。烟。突。僅。數。百。有。長。者。遵。洪。武。制。立。社。曰。孝。義。集。鎮。中。之。有。父。母。大。父。母。者。十。人。至。數。十。歆。而。與。之。盟。遇。有。喪。則。人。出。一。金。一。布。無。他。釀。會。惟。此。施。彼。報。數。十。人。中。有。喪。者。之。家。無。復。嘆。絞。衾。之。不。具。而。傷。孝。子。慈。孫。之。心。者。嗟。乎。不。亦。善。哉。推。而。行。之。治。與。亂。皆。可。是。周。禮。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葬。殮。也。云。爾。近。吾。里。稍。稍。舉。春。社。餽。餘。釀。飲。諄。浪。而。已。於。俗。非。有。裨。益。豈。惟。無。益。已。也。昔。元。祐。時。王。景。亮。與。鄰。里。浮。薄。子。結。社。純。事。朝。訥。後。皆。及。於。禍。可。不。

戒哉可不戒哉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白茅堂文錄

七

袁世振傳

袁世振字抑之別號滄孺始祖斌扈從英宗有功拜武畧將軍孫祿始家於靳世振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授臨川知縣請水次建倉臨川始無漕兌候守之苦善論文知艾南英於童子升金華府同知戶部山東司郎中鹽法壞商鈔不售諸大煮鹽哭於部堂世振上十議僉言不能行私行誚笑上覽奏知其能特拜兩淮疏理鹽法按察副使賜璽書疏理之官自茲始先是國戶專利弱買贏賣引滯不行國課匱乃行套搭法種引五年前行引五年後套搭深積引轉沒見引復積新鈔無所售商益困課益不入世振立國朝文錄續卷二白茅堂文錄

八

十綱法以一綱行舊引九綱行新引向以新引四十八萬駁責於二十萬舊引之商今散行於三百餘萬超掣中以通其困期十年盡復故政令甫立羣商歡赴數月輸銀十四萬兩未兩月而十倍之完解額三十四萬還搭套四十萬補司庫六萬邊商新價四十萬桁楊噓晷不聞於庭彘之滯引皆爲金錢因募兵與各場竈勇犄角連營營以三十爲率相去二三百里編次甲乙捕私販者乙營獲功則甲營治罪癸營獲功則九營皆罪期年法大行舊額外溢七十萬上特降勅嘉獎加一級留任泰昌元年疏報成功繳前所賜璽書云臣初立法解其套搭速其超掣而內

商疏矣九邊鼓鈔到淮卽令親相貿易不落囤戶之手每引得價五錢五分歸辦糧草而邊商疏矣減斤增引隨時伸縮不使淹積不售而水商疏矣自丁巳倒疏一年迄庚申下解竣役凡疏理四年徵解餘沒等銀入太倉二百八十六萬三千六百四十二兩邊倉一百五十六萬三千六百二十四兩銷賣新鈔一百八十四萬二千九百四十引有奇行積引一百三十萬有奇此疏理以後歲額之數也括助遼餉銀二十三萬兩有奇司庫內餘積漲綱一十一萬兩有奇折價補庫一十萬兩有奇兩淮課額舊止六十六萬近年雖增六萬然每年借庫十萬外與未增同自臣疏理併入額內而商亦不覺其增若十年後舊引盡銷江南增銀五萬餘兩太倉之停壓可補也淮揚食鹽初年行七萬三千餘引徵過沒餘四萬六千餘兩近雖大減每年亦六萬兩入庫預給邊商之引價可使循還不絕凡此皆疏理以後額外之數也疏上特諭留任會嫉者謀去世振用其黨世振聞頗不平方乞去熹宗立奄黨誣世振賊詔下揚州府推勘坐募兵建寧提菴浪費二萬兩被鐫貫拳諸商擁足泣不終日代納足世振旣放歸疏理之官亦以議裁去鹽法又壞矣其後朝思其功崇禎五年起爲揚州海防副使兼理鹽法未到官卒著有鹽法綱冊十六卷

顧景星曰予讀綱冊嘆其才可用而小人撓敗足惜也夫鹽課自弘治改銀給邊初以爲便厥後引滯不行課日匱又不能復轉粟道疏理法立令行流水其意以爲司庫歲可增貯十萬十年百萬有邊警一紙取用亦事至便者而坐費二萬免官劉晏爲鹽鐵使慮人牽制以書遺宰相元載載卽以漕事委晏晏得盡其能一歲輸粟四十萬斛入京師錢亦十倍率諸州米儲三百萬斛天子以鼓吹逐東渭橋其爲鹽鐵使歲例鹽錢四十萬緡宴至六百餘萬緡後以楊炎讒賜死籍其家兩車書數斛粟悲夫袁副使畧與類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白茅堂文錄

十

世無不可救之弊無不可立之功讀此文益信特無如
譏者之不能容何

靳守唐世炤傳

唐世炤字伯闡廣西灌陽人舉鄉試崇禎六年知蘄州七年流寇犯境募壯勇積倉粟占相江山形勢戰守之地諸少年竊笑而世炤益急城東一里有古渡曰白馬久爲堤掘之合兩湖水架十丈橋寇至則撤城北五里曰逆水溝掘湖不及江者五丈爲敵樓塞之築長垣以繚之西北亦築長垣迤邐於江西南築女城爲門二曰鳳山曰龍磯兩湖旣通一水灑激圍亭畫艦烟火絃歌相望十里八年春寇犯境諸縣閉城塞道路惟蘄州納鄉村鄰境數萬人九年秋寇破廣濟世炤督精勇三百去城東三十里而營夜圍朝文錄續編卷二白茅堂文錄五十一

半潛馳入城邏卒皆睡忽擊鼓坐衙執邏者曰汝不見一馬兵入城耶答之與一人符券曰疾馳與某隊長賸至營見世炤方坐噉粥則又答之曰汝何後或時偵得賊所率健卒往襲輒獲首級婦女牛馬器械而還時巨寇在外三月城中宴然諸少年游傲酣飲曰何此老偉儂至是世炤聞罵曰止恐後來思此偉儂耳十年秋總督熊文燦挈降賊過蘄荆王具酒食張樂召賊首欲與後宮觀其狀貌左右諫不聽世炤衣錦袍擐甲佩刀選精勇百盛飾鼓弓朋矢舉牛酒躉鞠滾牌緣竿硝火諸戲俱入曰身是唐某聞殿下宴無以爲樂諸兒有小技願獻之王大喜卽令走

馬射錢拍張角觝世炤親射殺林中一鹿炙而分啗之周旋竟日而罷在蘄七年八禦勅賊以勞嘔血卒長不六尺目光電照口微髑而善談笑卒後有某守催科甚橫衛軍借漕事入民間撥索滯子女有鄉大夫輸緩輿而械之船中時大旱疫諸少年乞旬枕籍於路十六年正月張獻忠遂陷蘄州進陷蘄水黃州漢陽武昌皆屠之顧景星曰崇禎七年秦寇初渡河張獻忠始爲營長八年僞稱八大王十年總兵左良玉破之獻忠窮迫投文燦文燦請許獻忠屯穀城授以官九月與諸賊首老回回一丈青等十餘營從文燦過蘄止關廂時余年十六爲唐侯所知入謁唐侯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二

白茅堂文錄

五

曰熊公不得死所矣侯驚顧曰耶何妄言對曰張獻忠最狡佞好殺必爲後患赦諸賊首立斬獻忠大軍所駐衆未必敢變也諸賊本不相統一惟宜厚其餽賞分諸總兵麾下令建功然後授官今遽授官且不可奈何許授地昔王仙芝出入蘄黃蘄州刺史裴渥爲賊求官約罷兵仙芝與黃巢詣渥飲詔拜仙芝左神策軍押衙巢窺朝廷怯弱又怒爵不及己擊仙芝仙芝亦叛劫蘄州渥走賊勢始不可制事今疑與類聞荆王召見諸賊恐闕虛實宜有以示之侯變色曰善促裝具入王邸明年獻忠果叛屠穀城上大

怒斬文燦

此公疑鬼疑神此文則真史真漢末附自己一段大奇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白茅堂文錄

三



潘中丞傳

故巡撫順天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潘永圖崇禎十六年死於法法可死也罪可原也永圖字君懷鎮江金壇人幼孤嗣於伯兄家貧苦學崇禎元年進士授戶部山西司主事巡視太倉舊庫中貴人張彞憲來按部仍凌折士大夫永圖與之抗五年進浙江司員外雲南司郎中出知歸德府流寇犯歸德守備喬宇定謀內應永圖積薪署門與妻約必死自引宇定乘陴同飲食卧起宇定不得發懸重賞得死士值夜大雨銜枚縋城下襲賊營賊解圍遁八年陞山東按察司副使理遼餉太監盧維甯總督永圖又與抗維甯言於上上不問明年大清軍逼畿輔天津副使以遷去督撫檄永圖兼攝餉匱兵變有司閉門自衛永圖曰是聽兵作亂矣單騎出曉以利害許支倉糧衆譁止收其魁鞭而貫耳餘不問有糧二十萬石阻津門奉旨速抵壩十年丁嗣父憂臺臣以他事論調降十三年補長蘆運判十四年以河南按察司僉事監遵化軍十五年八月巡撫順天整飭薊州邊備九月協界嶺失守率兵赴嶺副使鞠思讓調尖哨臺兵薊州遂失守上聞大怒收付錦衣衛拜命訖召將士與之酒眾不忍仰視永圖曰咄胡不飲昔者吾守歸德走強寇保孤城自謂一日奉天子命可橫行萬里

外而今任事六十日孤軍力盡以死天邪吾非負上上非
負吾還過遵化父老號哭遮留相率詣闕下上大怒曰朕
既用整飭薊州薊州失不殺何者眾乃生致祭剪紙招魂
哭而去時年五十慨懷喜獎後輩士大夫多悲之歿五年
其弟永圖以墓中之文請黃崗杜濬而以傳屬蘄州顧景
星於是按狀竝所聞於永圖者爲傳焉景星曰余讀漢崔
實論元帝多行寬政卒以墮損遂爲漢室基禍長嘆流涕
以爲知言明有天下二百餘年顯皇帝寬大極矣朝野愉
安四體解休哲皇承之如病瘵蠱烈皇若藥肫眩然而癰
盥說文膿四潰痞積難除蕭娘呂姥之譏小章北山之誚比
國朝文錄編卷二白茅堂文錄五

比是宰相率負上恩上始厭薄臣下臣下益畏法相欺隱
致症不可湯火金石於是痼疾盲瞽狂悖癩癘牽連顛仆
豈不哀哉潘中丞保睢陽禦勅寇解叛兵可謂壯矣時賊
命窮猝至於死嗚呼悲夫若潘中丞猶可原矣
杜作雄放至二千餘言此只以七百三十字約之言中
言外自無不盡是爲史載

甯都尹宋公家傳

故江西甯都尹宋公諱必達字其在其先江右遷楚自明
經文衡公下皆爲黃州人公幼異慧四歲就塾八歲詩書
易皆上口九歲居母孟太孺人喪哀禮如成人十六補弟
子員十八受室於程氏事父席上公偕有孝名避亂寓武
昌張獻忠陷武昌驅男女老幼數十萬入於江公扶父挈
程先從城闔水竄出無所往亦自投磯下有片板承載流
至陽邏岸上人從洄湍中投篙起之是時浮尸蔽江鮮有
活者人以爲獨公孝感所致無以資生教村童小學奉席
上公甘旨席上卒周身周棺無憾順治甲午鄉舉辛丑進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二

白茅堂文錄

十六

士知甯都以循良治瘠邑邑有清泰懷德二鄉土寇屯聚
死徙荒蕪公請盡蠲逋賦招流亡貸牛種二歲桑麻彌望
甯治瀕河夏雨浹旬水瀑逾三版灌城中跣詣神廟爲文
禳禱食頃水落循故道而去按行壕上知歲久壅淤且多
隱與與遠縣志疏濬之四月而功成廣七丈深半之引河通
舟楫東西跨二石梁車可方軌自是邑免水患是役也鋪
下白骨藉藉皆前代刀兵棄骸作巨坎十數以瘞祭而碑
之使後人無復廬井其上也自新建伯治兵甯都有南北
二城南民北兵公曰古者藏兵於農有團練保甲弓弩社
柰何餉甲士而懈壯夫一旦不虞分守乎合禦乎甚不便

昔新建之剿宸濠也守令各領兵邢珣出贛城王冕出萬安王天與出甯都強半保甲義勇於是法其意練義勇甲寅夏聞亂作而甯都已自義勇二千成一軍矣賊前鋒突至北城營將劉請議事而南城民雲集馬首曰公毋往恐不測公曰豈有文武嫌猜軍民疑貳而可以禦敵策馬馳赴甫揖坐劉曰餉援不繼眾寡勢殊令君云何公曰今日之事且堅守人臣之義有死無二賊本烏合可一鼓而破劉曰公言是也我前公守公曰戰氣也語曰禽制在氣公前我繼之劉率所部亂流以勁弩斃十數人賊少却公揮義勇橫擊大敗之方是時鄴郡邑多陷羽書不通賊全軍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二

白茅堂文錄

廿七

集城下號六萬巨礮墮雉堞隨墮隨壘會都督許公援師至賊解去有管中軍者言於巡撫中丞曰甯都各堡若多從賊請發四協官兵摻撲以威眾中丞許之仍取縣令結狀公曰賊勢猖獗非無一二脅從今又以脅驅去其坐家保妻子者皆良民若殺以示威某一官可棄七尺可捐此結不可出也四協以業經調發決難回軍公刺血上書中丞感動檄軍還事小安鞠獄案首犯稱彭榮實教我彭榮者邑之諸生曾與縣役訟語侵令犯者疑令銜之冀嫁禍脫罪公怒曰天道神明安可枉也不問榮論犯者如法汀師凱旋公出犒聞婦女悲歎聲隨傾囊解衣裘計口贖之

詢籍里姓名命老押牙送其家甯人建祠祝釐碑紀其事始公治甯邑鹽政甯人便之明初賴食淮鹽新建改食粵其後苦鈔引之累公請以粵額增淮額則商民皆便三上中丞書獲允蓋與新建先後補救無異義乃卒以粵引帶銷不及額歸咎免官甯人哭而送之餞貽皆不受路鯁聞道出豫章賊邏獲送其渠魁脅以兵公瞋目大罵我天朝清白吏從汝鼠子叛逆耶賊分楷僕從而繫公於空屋斷飲食思噶不降當燒死公鬪指書壁人生誰百年彭殤同一轍惟此徑寸丹不共洪爐滅守者竊供飯蔬曰此民所自食公食民食無傷也繫旬有七日忽夜半踰垣排闥持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二

白茅堂文錄

十一

兵杖者數十人曰宋爺安在我等皆甯民並僕從擁而去潛行達南昌方伯姚公驚喜曰公以至誠出於坎窞豈易易哉具舟送歸黃時江督董公移鎮楚以舊屬往謁董公曰宋必達是死守孤城之甯都令耶不軍功顯而醜政罷吾過矣握手淚下曰吾茲以君諮內部先遣故職徐徐優叙可乎公辭謝再三既受浴無行意或問之公曰故吏如棄婦忍自銜乎卒不問所居臨臯江澣茅屋一區确田一頃褐衣補紩與農牧遊顧喜著述有古文辭若干卷考終之年六十有三崇祀鄉賢子席常敏求衰絰及草堂曰小子竊惟先人志墓之文將在地而傳則在於家行於國爲

史乘之所采信敢再拜以請幸先生其勿辭歎歎景星之
友於公三十餘年矣忍不叙公昭昭之行而以例辭遂拜
受其狀爲公傳期以傳信故辭無溢焉

此循而兼能者文亦緊鍊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二

白茅堂文錄

六

答張公亮

函丈多福卽日蒙示捧讀愴然謂治亂在人心不關氣運此語疑未盡也自古治亂氣運爲之氣運者卽人心習氣爲之也如江河之波濤瀉推移而勢不自已如寒暑之變出營榮謝而物不知人心不厭不止氣運不極不返列國之併吞不至秦始不止然而六國之後羣起而攻秦鄼食其猶勸高祖封六國後何者習氣未忘人心未厭也迨夫韓彭輩相繼滅而後翕然以厭而郡國之勢成郡國勢成郡國之習氣又作逮乎袁紹袁術劉表公孫瓚輩相繼滅而郡國之習乃止其他宦寺權戚宮妾之禍代作方其作國朝文錄續編卷二白茅堂文錄

二十

也泯泯焚焚袁紹不至殺二千人漢宦寺之習氣不止朱全忠崔胤不至殺七百人唐宦寺之習氣不止漢不至單超則竇梁之習氣不止唐不至安祿山餘禍展轉數十年則武韋之習氣不止至於士大夫服先王之服誦聖人之言宜無禍國家然其褊急迂愚往往不召亂則養亂靈帝堂鑷之禍文宗甘露之禍昭宗清流之禍嗚呼豈盡天耶亦其召變養亂積成氣運不厭不止然後知士大夫習氣之禍有不在宦官權戚宮妾之下矣必待習氣盡而後人心厭而後氣運轉豈不悲哉習氣猶存則人心未厭氣運未轉而亂未已雖聖賢豪傑莫能強也嗚呼則亦竦其習

氣之盡而後可焉始未暇論舟抵雄雞壩當覓一夕快談
輕寒將護

可作廿二史總論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白茅堂文錄

三

與汪介人

公郎異才文氣如怒濤奔馬當縱其所如聽其自止此水到瓜熟火足味美之說也直絕不可令作論刻文文章之道鴻邃難盡一刻本自以爲是矣論者古人因時對症有爲而作所謂借他酒盃自澆礪塊實與過去白骨無干天下古今事勢萬端涉世極深讀書極富不能得其情狀奈何令兒輩置喙趙括徒讀父書故趙亡稷下學士坐而議論故齊亂況才未必逮古人邪弟愛郎君直道所見幸勿怪

此意負俊才者宜知之

國朝文錄

續

卷二

白茅堂文錄

三

丈量荒田一節因官病里長隱匿須履畝清弊愚民躍然稱善及官役下鄉闕言不便其故何也鄉路寫遠有一日二日三日之程派書弓手衙役供給紙價賄賂需索不一今歲大旱蕨稼菱藕略盡所以無大殍死者則戶口少新畬未起稅故耳一旦丈量費將安出况荒田半在荆棘虎狼中自古開國荒田多行蠲免招徠墾闢漸增富強卽以近代言之宋有天下當五代大亂之餘至景德凡四十餘年天下賦租田纔一百七十萬頃又七十餘年爲元豐始有四百六十萬頃外此仍多租賦所不加神宗用呂惠卿

國朝不錄續

卷二

白茅堂文集

三

手實法鄧綰抗疏不三月而罷高宗初江淮荒殘更不租賦理宗令州郡排定保甲手實丞相謝方叔力爭得罷金太和中高琪欲闕民田右丞相高汝礪論止之元旣得宋命諸路達魯花赤勸誘開墾阿合馬謂江南稅不實宜覈世祖慮擾民而止延祐初章閻言熟田隱匿宜令按實不實者杖流數年民不聊生由是觀之利害瞭然可見洪武二十八年令新開田地不起科所以勸墾闢也頃者大軍在境饑饉連年藉口攤賠在在揭竿丈量一行必加急迫以方招徠之時而行府怨之政事之不便無如此者夫先王之政寬嚴相時故解網非好生也慮窮獸之攫也遺隸

非施仁也慮窮民之迫也孟子曰是乃仁術也云爾如上
臺必欲丈量曷少假歲月哀鴻稍集行之差易千里安危
懸在公祖公祖得民心未可更僕數何所茹忍不痛切一
言乎生二千里還鄉所期歇足因其關係安危非強欲知
人國家冒昧希鑒景星頓首

深厚有味

國明文錄

續編

卷一

白茅堂文錄

十四

津	張	1
生	天	1.50



中華書局

819

